



泊于兰溪

文<李希文

明崇祯九年(公元1636年),年届五十的徐霞客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“万里遐征”。这段游程主要取水路,途经无锡、苏州、昆山,又经青浦到余山,最后进入浙江境,经杭州、富阳,在金华畅游北山诸洞,在兰溪又游了六洞山。《浙游日记》载:“初七日,月明风利,二十里,泊于兰溪。”

“凉月如眉挂柳湾,越中山色镜中看。兰溪三日桃花雨,半夜鲤鱼来上滩。”这首题为《兰溪棹歌》的七绝,是唐代诗人戴叔伦的代表作。诗中的兰溪,是位于浙江金华的一座小城。

兰溪因水得名。倚城而过的兰江有两个古名,一为瀞水,还有一个,就叫兰溪。

兰溪地处金华江和衢江交汇处,自古有“三江之汇”“六水之腰”“七省通衢”之称。旧时,陆路交通还不甚发达,上贯金华江及衢江、下通富春江和钱塘江的兰江,便成了一条舟船往来繁忙的“黄金水道”。小城兰溪也成为许多商贾、游客的必经和歇脚之地,颇为繁华。20世纪30年代,兰溪曾被设为“实验县”,并有着“小上海”“赛苏杭”之誉。随着陆运和空运的发展,传统的内河水运逐渐萎缩,小城昔日的繁盛也慢慢退去,回归了它原先那副山清水秀的模样。

兰溪地方不大,历史人文及自然景观却极为丰富,其中名气最大的,莫过于诸葛八卦村。距兰溪城不到半小时车程、呈八卦形布局的诸葛村,是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,相传由诸葛亮第28代孙诸葛大狮按“太极星象图”所建。村中有大公堂、丞相祠堂、大经堂、天一堂等明清建筑200余处,还有形似阴阳太极图案的钟池等。从空中俯瞰,整个诸葛村犹如一幅立体的阴阳八卦图,人在其中,如入迷宫。

兰溪不仅是诸葛亮后裔聚居地,

还是与诸葛亮同朝的蜀汉名将姜维后裔的聚居地。这个以姜为姓的村落名西姜,位于诸葛村以南偏西方向。据《凤岗姜氏宗谱》记载,西姜村为元代元贞年间由当时在兰溪为官的姜维第37代孙姜霖所建。据说,依山而建的西姜村形如北斗七星,日夜庇护着直线距离约7.5公里处的诸葛村。昔日将相之间的那份情谊,虽然隔了许多代,仍然一脉相承。跟诸葛村一样,西姜村里也散落着许多元、明、清古民居。其中,西姜祠堂曾被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誉为“全国最大、最有人文价值的民间家庙”,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也是西姜村的“镇村之宝”。

距西姜村东北方不远处,有个夏李村,那是明清初著名文学家、戏剧家李渔的故里。我的外公是李渔后人。儿时去外公家,经常跟表哥们去村口的小溪边玩,那里有一座用当地所产红石砌筑的水坝——李渔坝。这座长9.7米、宽1.6米、高3米的水利设施,是由李渔亲自设计并督工建造的。1981年,李渔坝被列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如今的夏李村,已经被打造成“李渔戏剧小镇”,成为乡村振兴示范村。漫步夏李村,看着民居墙上一幅幅精美的戏剧壁画,听着飘荡在空气中的婺剧唱腔,有一种置身于另一个时空的感觉。

除了古代,兰溪在近现代也出过一些有影响的名人,如世界级摄影大师郎静山、曾首次报道台儿庄大捷和

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的民国著名记者曹聚仁等。还有一位,就是与张学良将军相伴终身,留下人间佳话的赵四小姐赵一获。

赵一获虽出生于香港,但她的老家却在兰溪城东南方8公里外的洞源村。那个地方,就是徐霞客《浙游日记》中写到的“六洞灵山”所在地。

在徐霞客的游记中,“六洞”是金华双龙、冰壶、朝真三洞和兰溪涌雪、白云、紫霞三洞的合称。其实,在赵四小姐的故里洞源村附近,本身就有六个山洞。除了涌雪、白云、紫霞外,还有无底、呵呵、漏斗三洞。“六洞山”的名字也由此而来。

六洞山又名灵洞山。山上的六个洞穴中,以涌雪洞最为幽深瑰奇,它也是如今六洞山景区最主要的旅游景观。

据地质考察,涌雪洞发育于距今两亿多年的二叠纪,形成于约20万年前的更新世时期。该洞之奇,奇在洞中有一条曲折幽长的地下长河。这条地下长河的宽度在3至12米之间,传说与金华北山的双龙、冰壶诸洞相通。由于几百年来洞内淤塞,游人无法深入其间,该地下长河究竟有多长,至今仍没有探明。20世纪80年代初,兰溪市有关部门经清淤拓修,开发出了千米地下水道,游人终于可以行舟于地下,一睹洞中令人叹绝的水石奇观了。

泛舟地下长河,别有一番情趣。小船为钢质,可坐数人,船工坐于船头划桨,每到景色奇幻之处便停下桨

来,待你看够之后再继续前行。

涌雪洞中河水清冽,水温四季平衡,掬手喝上一口,满口清爽甘冽。在地下行舟,虽无风雨浪涌之忧,却也险象环生。由于洞中曲折幽暗,奇岩怪石众多,加上水流湍急,稍有不慎便会磕磕碰碰受些皮肉之苦。好在船工反应敏捷,几次怪石临头又化险为夷。一场虚惊过后,不由得生出几分冒险的快感来。

水洞系石灰岩溶蚀而成,顶部平滑光洁。灯光映照之下,粗大嶙峋的钟乳倒悬而挂,或如飞瀑气势磅礴,或似冰凌晶亮奇秀,与石笋和灯光相映,组成了一幅绝妙的水石景观。那些从顶壁滴落而下的水珠,把地下水敲得叮咚作响,宛若仙乐袅袅,给游人平添了几分幽趣。

涌雪洞中奇景颇多,有“屿笋灵芝”“古洞别天”“犀牛望月”“水漫金田”等。其中最绝者,当数“琼崖积雪”。灯光映照之下,但见洞壁深处一片皑皑“白雪”荧荧烁烁,靠近细看,质感极强,似有一股寒气直逼而来,让人疑是到了北国塞外。宋代隐士于石(介翁)曾作诗曰:“断崖怒涌四时雪,虚壁寒凝六月霜。”这恐怕是对“琼崖积雪”最为生动的写照了。

从涌雪洞地下长河出来,游兴不减,脑海里不时浮现徐霞客对金华、兰溪诸洞的排序:“双龙第一,水源(即涌雪)第二,讲堂第三,紫霞第四,朝真第五,冰壶第六,白云第七,洞窗第八……”

石鼓山的书声

文<袁甲清

明崇祯十年(公元1637年)正月十一,峭寒,刚满50岁的徐霞客从江西武功山进入湖南茶陵,一路稽考山之形势、水之源流,探岩洞,察碧潭,访寺庙,考古迹,山光水色、风土民情、物产交通,尽纳眼底。10天后,他抵衡阳,拜谒岳庙之后,连续数天登临衡山,盘桓在衡山周边。二月初一,他渡过湘江,先是去了城南的回雁峰,继而北折,寻访城北的石鼓山,《楚游日记》中有相关记载。

徐霞客每每动身之初,对于一地之人文地理必是做足功课。他或查阅文献典籍,或搜罗方志野史,或询问乡间土人,每到一地,当地名胜皆能遍察无遗。石鼓山并不算高,突入江中,除居于三水合流的特殊位置,吸引徐霞客专程来访的,恐怕还有石鼓书院千年不绝的文名。

徐霞客在《楚游日记》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游览的经历。“山在临蒸驿之后、武侯庙之东,湘江在其南,蒸江在其北,山由其间度脉,东突成峰,前为禹碑亭,大禹七十二字碑在焉。”三国时在衡阳置临蒸县,徐霞客来时,这里有一个驿站,当是古代的交通要道;武侯庙也未像现今迁至书院里面,改名为武侯祠。步入书院,当面立有禹碑亭,相传是大禹治水功成后在衡山峰顶所刻,字为蝌蚪文,字迹漫漶模糊,几难辨认。

徐霞客游得很细,每一处景观都留下了足迹。崇业堂、宣圣殿、大观楼,这些皆是书院的主体建筑,是讲学、拜圣、藏书之所在。徐霞客登上书院最高处的大观楼,往西俯瞰,远处的衡城正好平平地正对着,与回雁峰南北对峙,蒸、湘两江夹在楼的左右两边,江流近得像从窗槛流过,只有东面两江合流处在楼的后面,不能全部看到。楼的三面,近处是万家百姓的烟火街市,以及三条江流中来往行驶的舟楫帆影。湘江从南面来,蒸江从西面来,耒江从东南面来,三江在此合流,蔚为大观,江景辽阔。远处是高山、云彩、峰岭、树木,它们相互遮蔽映衬,层层叠叠。

徐霞客景仰和赞叹着石鼓书院的灿烂人文。“虽书院之宏伟,不及(吉安)白鹭大观,地则名贤乐育之

区,而兼滕王、黄鹤之胜,韩文公、朱晦庵、张南轩讲学之所,非白鹭之所得侔矣。楼后为七贤祠,祠后为生息阁。”意思是,虽然书院的宏伟不如吉安白鹭书院那样壮观,但却是名士贤达们讲学育才的地方,兼有滕王阁、黄鹤楼的优越之处。这里曾是韩愈、朱熹、张栻讲学授业的地方,不是白鹭书院能够比得上的。

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年间,鼎盛于宋代,曾得到宋太宗、宋仁宗两位皇帝赐额,与睢阳书院、白鹿洞书院、岳麓书院并称为“天下四大书院”。韩愈遭贬由广东至湖北,途经衡州,写下了著名的《合江亭序》,石鼓遂声名大振。北宋大儒周敦颐是湖南道县人,是“上承孔孟,下启程朱”的一代理学宗师,其理学思想传入书院,深刻影响了一代代湖南学子。他们主张经世致用,重教化,讲名节,轻利禄,憎邪恶,影响和培养了一大批学者,石鼓书院因此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。特别是南宋时期,张栻、朱熹二人奔走于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开会讲学,将传道济民、经世致用的思想融入湖湘士子的精神血脉,引领无数仁人志士从书院走出去经邦济世。明末的王船山,清代的曾国藩、彭玉麟,民国时期的杨度、齐白石等,都是从石鼓书院走向历史大舞台。

弦歌历千年而不绝,白墙黛瓦、绿树环合的书院里,仿佛依然回响着一代代学子清朗的读书声。

楼后的七贤祠,设有讲堂和七贤木刻像,是为纪念李宽、韩愈、李士真、周敦颐、朱熹、张栻、黄幹这七

位对石鼓书院文化历史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。徐霞客从生生阁上眺望,蒸、湘二江合流于前,耒水在两里外向北汇入,雄踞山顶的大观楼囊括了南北西三面的奇观,而此阁却尽收东面两水同流的美景。又往东为合江亭,亭址较为低下而更加临近江流。

徐霞客循着石级转下南面石崖,发现一处五尺高的缝隙,如两掌相合朝向东面。侧着肩膀进去,里面可以容纳两个人,这是朱陵洞的后门。朱陵是炎帝的别名,炎帝曾在南岳水帘洞巡游、居住,水帘洞称为朱陵前洞,石鼓山这个洞称朱陵后洞。自韩愈游石鼓留诗后,许多名人墨客都争相来此寻幽览胜,后人将历代到此游览的名人留诗刻于朱陵洞内,或刻于临江的悬崖处,成为一大景观。

临江的悬崖上其实还有很多石刻,但由于年代久远,大多已风蚀磨平,并没有引起徐霞客的关注,反而是《水经注》中的一句“临承县有石鼓,鼓高六尺,鼓鸣则土有兵革之事”让他念念不忘。他特意寻觅这个“六尺鼓”,但没有找到。合江亭下靠近江边处,有两块石头如竖立着的两块碑,它们难道就是那遇有时世战乱便自动鸣响的石头吗?他反问自己。看得出,每游一地,徐霞客也有按图索骥、实地考察的癖好。

游完石鼓山,夕阳西沉,黑云骤起,天将雨,徐霞客踩着泥泞趁着夜色越过青草桥,回到两里之外的绿竹庵,结束了这段大地理学家与千年书院的相遇之旅。

天下巨观

文<李振南

明崇祯六年(公元1633年)八月,徐霞客离五台山赴恒山。《游恒山日记》载:“十一日,风霁净尽,澄碧如洗。策杖登岳。『其形容悬空寺:『仰路屈曲,鼓勇独登。』入则楼阁高下,槛之点缀,兼能尽胜。依岩结构,而不为石累者,仅此。』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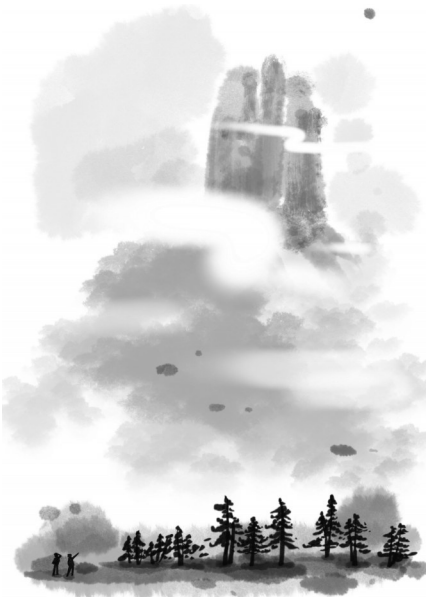
进入其间,木制楼梯与廊庑或暗廊相互沟通,迂回曲折。行走其上,步伐摇晃,不时传来“清空、清空”的声响,使人深切体会到“悬空”的惊险。悬空寺布局凌空危挂,险象环生,阁楼廊道似虚而实,似危而安,实中生巧,危里见俏,让人每踏出一步都会触目惊心,灵魂战栗,又让人觉得每进一步皆是美如画卷,妙不可言,同时还有一种奇险感紧紧地抓住游人的好奇、好胜之心。难怪大旅行家徐霞客赞美悬空寺为“天下巨观”。

我不知道古人为何要选择在这么一处势如累卵的峭壁上营建殿阁。或许,那时他们并没有刻意让悬空寺成为不朽的作品,而只是几个建筑工匠纯粹出于天然的制作激情罢了。但历史就这样在无意间造就了奇迹:这座被称颂了1500多年而且将继续被称颂下去的寺庙,就这样成为千秋万代的建筑艺术典范。

九疑溯源

文<范诚

明崇祯十年(公元1637年)三月,徐霞客风餐露宿游九疑山,探寻有关舜的遗迹,并到三分石考察潇水源。《楚游日记》载:“踟蹰莽莽中,久之,乃得抵洞,则五洞纵横,交会一处,盖皆三分石西南北三面之水,而向所渡东来一溪在其最北。”



江南的雨季,淫雨霏霏,连日不开。山中雾大,更无法出行。过了几天,徐霞客才由向导带领,开始登山。经过一整天的跋山涉水,披荆斩棘,直到夜幕降临,他们才攀到三分石下面。山中夜间十分寒冷,阴风怒号,徐霞客只得叫向导砍下一些枯树,堆起来燃烧。突然,一阵狂风刮来,呼呼作响,卷起火龙,飞舞空中。火焰游移,奔腾数丈。徐霞客从来没见过这阵势,惊奇不已,以为奇观。

第二天,当徐霞客迎来晨曦,抬头望见三分石时,顿时惊呆了。只见那三分石巍然耸立于眼前,云雾缥缈中,有如在天地之间插上了三根定海神针,巍峨壮观。他们兴奋不已,饥饿与疲惫顿消,立即淋湿篝火,一路南行考察。三十日,徐霞客终于找到了“五洞交会”的三分石分水岭,弄清楚了三分石是潇水、沅水、沅水的分水处,三水均下注湘江,纠正了人们历来的误解。

看了徐霞客《楚游日记》中关于这段旅程的描述,我不得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。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,不顾自己的身体不好,不顾江南的天气恶劣,也不顾九疑山的山高路陡,顽强地在山中奔走,进行科学细致的考察。这种执着的精神,是我辈望尘莫及的。更何况,当时的交通状况很差,路上又多匪盗,至今想起来,都不由得为徐霞客捏一把汗。

而今,我们攀登九疑山,则容易多了。九疑山的各个景点之间,已建起完整的公路网络。从宁远驱车南行,经过舜帝陵,一路翻山越岭,约一个小时,便可以到寻龙谷。爬上寻龙谷顶端的平台,就可以看到三分石。只见三座巨石并峙,鼎立山巅,直冲霄汉,气势十分雄伟。周边群峰层层叠叠,拥抱着它们,像众星拱月一般,更加凸显出三分石的奇特与壮美。

伟哉,三分石!壮哉,九疑山!如今,在九疑山附近的紫霞岩溶洞口,立着一尊徐霞客的汉白玉雕像。这是近年宁远县有关部门为纪念他而立的,雕像中的徐霞客身形瘦削,执书而立,长须飘逸,极目远方,一身坚强。

本版插画<呱咕